

李烈鈞

中國新

書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国近代史丛书

陈旭麓 主编

李烈鈞

项立岭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朱金元
封面装帧 杨德鸿

中国近代史丛书

陈旭麓 主编

李烈钧

项立岭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常熟周行联营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 字数 117,000

1986年5月第1版 1986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300

书号 11074·702 定价 0.78元

出版说明

这一套《中国近代史丛书》，现已出版《鸦片战争》、《太平天国革命》及《林则徐》、《黄遵宪》、《秋瑾》、《孙中山》、《章太炎》等二十余种。为了适应读者的需要，今后将继续组织出版有关近代中国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等方面题材的书，每本由四万到十万字不等。热诚希望得到同志们的帮助和支持。



李烈鈞像

中国近代史丛书

鸦片战争
太平天国革命
捻军起义
第二次鸦片战争
洋务运动
中法战争
甲午中日战争
戊戌变法运动
义和团运动
辛亥革命
北洋军阀
林则徐
洪秀全
杨秀清
洪仁玕
曾国藩
薛福成
康有为
谭嗣同
黄遵宪
孙中山
邹容
陈天华
秋瑾
吴禄贞
禹之达
熊希龄
朱启钤
李烈鈞

(以上各书均已出版)



书号 11074·702

定价 0.78元

目 录

一、投笔从戎·····	1
二、在辛亥革命中·····	18
三、二次革命的先锋·····	42
四、流亡国外·····	67
五、护国举义·····	84
六、追随孙中山护法·····	103
七、北伐及讨陈·····	118
八、随孙中山北上·····	132
九、“懒从沧海看龙争”·····	145
十、“目睹国难，义愤填膺”·····	158
十一、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175

一、投笔从戎

家世及童年时代

江西西北部的武宁县，有一个山沟小村，叫坪沅庄。光绪八年（一八八二年）二月二十三日，李烈钧就出生在这里。李家在这里原是个大户，祖父辈时，家道还过得去，所以让四个儿子都在私塾里读过些书。长子名骏兴，也就是李烈钧的父亲，原名较俗，只是读了些诗书后，名字才有些斯文起来，以后又字民仁，号德鑫。可是，在当时的世道中，小农经济没有一点抵抗力，稍遇打击就会破产。不久，李家的家景很快恶化。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末，李骏兴兄弟四人为了糊口，来到南昌城充当轿夫。

轿夫是苦力，生活艰难。因此，当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带部队经略江西，发展队伍时，李骏兴兄弟四人都参加了太平军。太平天国失败后，清政府到处捕杀参加过起义的人。李骏兴兄弟四人在太平军时，脸上、臂上都刺上了“太平天国”的字样，一眼就会被人认出，因此，只得潜逃回坪沅庄躲避。好在这里是穷乡僻壤，外界不注意，且李家和乡邻的关系也颇和睦，没有人告发。时间一久，捕杀太平军的风头

逐渐过去，他们脸上的字印，也逐渐模糊，于是他们又重新露面活动。

起初，李骏兴还只是务农度日。不久，商业开始发展，茶商经常出入产茶地区收购茶叶。李骏兴见当地所产的茶因运输不便，销售困难，便在务农的同时，经营一些运输工作。当时的运输虽然落后，只是牲口驮和独轮车运，但较之务农，收入还是较多。不久，他就薄有积蓄。他又根据茶商的需要，利用手中的积蓄经营起对茶商作担保赔偿的业务来，这和后来的保险行业有点类似。因李骏兴的信用较好，不少茶商都愿找他担保承运。随着业务逐渐发达，他的家景也大为好转，不久便成了家。妻子杨氏夫人，知书达礼，在这个小地方算是个超群女子。杨氏先后生有一女二男，长子取名李烈谟，次子取名李烈训，后来改名李烈钧。李烈钧，字协和，别号侠黄。

李烈钧的姐姐长成后，嫁给当地的潘爵予。潘爵予是个很有经商才能的人，成为李家的亲戚后，就帮着李骏兴经营运输保险业，从此李家的业务更为兴旺。

然而，李骏兴也不是万事如意的。两个儿子，在母亲的严格管教下，虽然读书用功，记忆力也强，但他们对习武却更有兴趣。李烈谟爱好骑马、射箭和武术，年岁稍长，便应武试。在比试骑术时，不料坐骑不肯过河，李烈谟求胜心切，夹马时，双腿用力过猛，得了内伤。乡下无良医，土方又无效，不久就死去。中年丧子，这对李骏兴是个很大的打击。

哥哥的死，并没有消除李烈钧对武术的兴趣。武宁一带有习武的传统，乡邻中出色的武术人才甚多，凡有些名

望的武人，李烈钧都去求教。武举人张坦庵、邱老茂、田建卿等都是他经常请教的对象。他们见李烈钧如此热心于习武，而且体质好，人聪明，一教就能领悟，都乐于教他。因此，还在孩童时代，李烈钧就拳术娴熟。

李烈钧也和别的小孩一样，喜欢游戏。踢毽子、放风筝，都是他的拿手。他最喜欢的游戏，则是和村里的儿童们分队对阵，模仿两军作战。

他性格爽朗豪放，爱交朋友，爱打抱不平。那时，在衙门里当差的人，常仗势欺人。李烈钧则常出面干涉。县里的衙役讨厌这个爱管闲事的毛孩子，而正直的百姓都称赞这个孩子有正义感。

李烈钧毕竟是个不懂世事的孩子，不久就闯下了大祸。那时，他姐夫因为与他父亲合伙经营赚了钱，为了表示感激，便造了一幢房屋，准备落成后，送给李家。可是，潘爵予的侄女田潘氏也想住这幢屋。于是潘、田两家便打起官司来。两家都要请中间人到场申辩，潘爵予就请了李家。按常例，到场申辩的，都是年长辈高的人，所以李家出庭的是李家祠堂的管守和一些有地位的绅董。李烈钧爱热闹，也跟着李家的长辈去衙门。在衙门里，田姓的人善于辞令，李烈钧见自己一方辩不过对方，便起而参加争论。县令姓彭，见突然冒出一个小孩来，肆无忌惮地高谈阔论，觉得不成体统，便喝令阻止他讲话。县太爷话一出，哪个不听？可是，这个毛孩子不仅不卖账，还要冲着县太爷大声顶撞。一个小孩在公堂上公然顶撞，彭县令感到威严受损，十分恼怒。田氏见状，也从旁指责。这一来，李烈钧也恼怒起来，认为彭县令

一定和田家串通，有意偏袒，便不顾一切，准备打彭县令。

事情闹大了，争夺房屋的诉讼，如今变成了大闹公堂，殴打县太爷的大罪。虽然属于年幼无知，也是不会轻恕的，彭县令当即喝令将李烈钧拿下，扣押起来。那些马快平时就讨厌这个爱管闲事的少年，只是没有机会治他，现在李烈钧成了阶下囚，他们当然不肯放过机会，都来虐待他。在牢房的这些时日，使李烈钧对清皇朝的黑暗统治，有了切身体会。他后来在自传中谈起这件事时说：“当时政治之黑暗，益使余愤不可遏”。①

毆辱县令，在当时老百姓的心目中，是桩不得了的大罪，弄到杀头，也有可能。李家因此着了慌，商量了多时，总算想出一个营救的办法。那时，县里刚来了个传教士，李家祠堂的管事李品章也参加教堂里的一些活动，认识传教士。在那个年头，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所以由李品章去找传教士出面保释。果然，传教士一出面，彭县令怕引起与教堂的矛盾，便将李烈钧放了。但李家为打官司和救李烈钧，耗去了大笔钱财。

开始军人生涯

坪沅庄这样的小村是很闭塞的，李烈钧虽然在私塾读了些诗书，但讲的毕竟都是过去，至于当今外界发生些什么大事，这里的人是不知道的。李烈钧虽因父亲经营茶叶运输，和商人们打交道，间或从他那里能听到些外界新闻，

① 《李烈钧将军自传》，三户图书社一九四四年八月版，第二页。

但毕竟只是点滴的，对于国家大事，仍是不甚了解。

在李烈钧幼小的心灵中，第一次激起爱国激情的，还是他父亲和叔父们脸上、臂上所刺的字。开始他对此一无所知，当读了些书后，知道它们是“太平天国”四个字。这是什么意思呢？他读的书本上是找不到答案的，他父亲也从来没有谈起过这四个字的来历。为好奇所驱，有一次，他询问父亲。儿子的询问，勾起了父亲对往事的回忆，从此，李骏兴就断断续续地对儿子讲起太平军的故事来。父亲是追忆往事，儿子却是开拓视野。原来神圣不可侵犯的皇帝是阎罗妖；威风凛凛的官员也曾被太平军打得丧魂落魄；中国原来还有洋人住着，这些洋人也帮着官员们打自己父亲的军队。李烈钧原先总以为，靠着侠义可以消灭天下不平事，听了父亲讲的故事后，似有所悟：靠一个人的力量是不行的。

一八九四年，他十二岁时，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了。战争的结果，中国打败了。这件事，在当时中国人民的心中震动极大。以前败给红头发，蓝眼睛的洋人，说是因为这些洋人船坚炮利，中国人民对这些洋人也不知底细，可是对日本，中国人民是知道的，如今天朝大国竟败于弹丸之地的日本，当然是奇耻大辱。因此，消息不胫而走，全国到处议论。那些茶商们平时只谈生意，现在来到坪沅庄，也谈起这桩国耻来。年幼的李烈钧，听了他们的议论，“倏然若有所悟，思雪斯耻，始蓄投笔从戎之志。”^①

① 《李烈钧将军自传》，三户图书社一九四四年八月版，第一页。

十二岁的李烈钧，纵然有志从军，但年龄太小，无法实现。一九〇二年（光绪二十八年），即李烈钧二十岁那年，江西巡抚李锐兴接到督练处的命令，要江西省也设立武备学堂。李锐兴便下令各县选派青年，到省城充当学员。武宁县分派到两个名额。那时，中国社会流行的观念是“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象武宁县这样的小县城里，地主财董们都希望儿子长大后守住祖产，要远离家乡去当兵，那是万万不可的；富家子弟也都不愿去，这使彭县令十分为难。于是他想到了李烈钧。彭县令想到李烈钧是有双重心理的。一方面，他对李的余怒未消，别人不愿去，可以让他去顶个名额。另一方面，他觉得李敢于大闹公堂，胆略不小，又身强力壮，确是个从军的合适人选，所以决定要李烈钧前去应试。

李烈钧既有“投笔从戎之志”，对于彭县令的决定，当然毫不迟疑地接受了。他按时来到县衙门。彭县令从未进行过武试，只是象考秀才那样，在堂上出了考题，要李烈钧带回去作。李烈钧在私塾学业尚佳，又常经母亲督促自学，所以当天就作完试题。第二天试卷送到县里，当堂通过。

除了县试，还要到省城南昌去应试。这本来是件喜事，可是李家却发愁了。因为在那个年代里，去省城是一件大事，需要一笔旅费。以往，李家在经营运输茶叶的生意中，小有积蓄，支付这笔钱不成问题，自从那场官司的受累和李烈钧大闹公堂后，李家的经济一直很拮据。但李烈钧平日的侠义行为，博得不少人的好感，当他们知道李烈钧无钱去南昌，都自愿出资相助，坪沅李氏族长李友民拿出了一笔

钱；武举邱老茂的妻子，张坦庵、葛斯堂等人的女儿，都把自己的首饰拿出来资助李烈钧。在乡老父兄的帮助下，李烈钧凑足旅费，踏上了前往南昌的旅途。

到南昌的第二天，考试就开始了。省城的气派，和县城毕竟不同。考试时，总办穿了官服，端坐堂上。各县前来应试的都端立在院子一旁。书记官呼唤到名字的，就出来应试。不过，气派虽大，那些办学堂的人也不甚懂得新式军队的要求，考试项目，还是老一套。主要项目，是体力和技能的测验。这次考试，以举石础来测验应试者。李烈钧从小就跟着村里的武举们练石础，轻而易举地通过了规定的动作。发榜时，名列前茅，录取入江西武备学堂。从此，李烈钧开始了戎马生涯，军人成了他终身的职业。

李烈钧在武备学堂里学习很用功，学堂的监督提调很器重他，总教官吴介璋也十分喜欢他。不久，北京练兵处要选派学生到日本去学陆军，江西分到四个名额。由吴介璋等人的推荐，李烈钧被选中。按规定，去日本前，还要到北京考试，及格后才能动身去日本。不过，这次进京不用为旅费发愁，一切费用，都由江西巡抚衙门支付。和李烈钧同去的，还有胡谦、欧阳武、余鹤松。

各省来北京应试的学生很多，最后考取的有一百多人，李烈钧也在其中。这批学生被集中起来，准备送往上海，随后由上海乘船去日本。

路过天津时，他们得到下车等候的通知。原来，直隶总督兼练兵大臣袁世凯要接见他们。这些学生没有见过这样大的官，排着队，以立正姿势等着。过了好长时间，一个“短

项鹰目”的人，在差官簇拥下，方步走来，这人就是袁世凯。袁世凯走到队伍面前，讲了几句鼓励的话，就离开了。

这几句鼓励的话，当然没有什么实际内容。但是，袁世凯的接见，是要让这些学生感到，他们是袁某人派去留学的，将来应成为他的派系中的人。然而李烈钧感到的仅仅是当大官威严，排场大。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袁世凯，谁也没有料到，不久他将和这个“短项鹰目”的人进行两场殊死的搏斗，这两场搏斗又在中国的史册上留下重要的一页。

到上海后，学生们改乘日本商船，踏上去日本的征途。那时正是一九〇四年日俄战争刚开始，日本商船在海上航行不太安全，刚驶出吴淞口，就遇上一艘兵舰迎面驶来。船长估计是俄国兵舰，就通知全船熄灯，禁止出声，避过了兵舰。以后的航行，倒没有遇到什么麻烦。

李烈钧到日本后，进入了振武学堂。这所学校是士官生的预备科。他在这里学习了两年，毕业后，进入四国炮兵十二联队实习，第三年才进入士官学校。

李烈钧是个很活跃的人，到日本后不久，就结识了许多中国留学生和日本学生，他们中有学军的，也有学文的。这时，革命思想在中国留日学生中广泛流传，各种革命组织和刊物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李烈钧在这样的环境里，眼界开扩了，在家乡滋长起来的爱国思想日益成熟。

“盲词激烈的留学生”

李烈钧到日本不久，日本文部省颁布了《关于接受清国

人入学的公私立学校规程》。其中第八条提出了对于中国留学生校外监督的规定。第九条规定，公私立学校应使中国学生居住于宿舍或学校监督下的公寓，以监督学生的校外生活。显然，它的目的是要限制中国留学生的革命活动。根据这个规程，日本政府还派警察搜查了宏文学院的中国学生宿舍。这样，已经被激怒的学生再也无法忍耐，拒绝上课，誓死反对这个“规则”。陈天华在激愤中，写了绝命书，至大森海湾投海自杀，以示抗议。绝命书控诉日本政府“剥我自由，侵我主权”，希望八千留日学生“去绝非行，共讲爱国”，坚持团结，进行斗争。陈天华的绝命书和投海行动，激励着中国学生，各省留学生纷纷集议罢学归国。

各省留学生都行动起来了，江西留学生却因干事熊垓闻风逃避，无人负责，没有公开表态。李烈钧心中着急，和几个学军的同学挺身而出，发出通知，邀集江西同学开会。开会那天，各校江西省籍学生都到了，李烈钧自告奋勇，上台演讲，号召大家积极响应罢学归国行动，情绪十分激昂。最后他宣布，凡是赞成回国的坐到左边去，不同意的留在右边。在他的组织下，江西省籍的留学生，除熊垓外，都赞成回国，以实际行动抗议日本政府的迫害。

风潮越闹越大，日本政府没有料到会遇上这样的麻烦。为防止事态扩大，遂将规程作了修改，取消了限制学生活动的内容。留学生的斗争取得了初步的胜利，风潮也就告一段落。李烈钧在这场斗争中崭露头角。他的组织才干和坚决态度，在留学生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一年，孙中山从欧洲又来到日本，和黄兴一起，把兴

中会、华兴会等组织联合起来，组织了中国革命同盟会。同盟会成立后，在日本出版机关报《民报》，对宣传鼓动革命，起了很大的作用。李烈钧见同盟会员不顾晴雨，不分昼夜地为革命奔走呼号，很受感动。经过和同盟会员的接触，读了《民报》，他渐渐接受了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后来他在自传中回忆道：“嗣读民报，而民族思想更进一步矣。”①李烈钧还积极宣传这种思想。他曾经对好友、日本同学山中峰太郎说过这样一段话：

“清政府送我们留学，是出钱培养革命派。他们非常愚蠢，一点也未察觉到这一点。说来，则是一个天大的笑话，中国是属于汉民族的，满洲的爱新觉罗一族坐上皇帝的宝座，强行推行专制制度，完全是违背天理。因此，我们必须把这个反天理的东西除掉。”②革命派把当时斗争看作汉满两族的斗争，显然是认识的局限，但是反对专制皇朝，是十分坚决的。

李烈钧仰慕孙中山，也很想见见这位革命领袖。一天，他约同李根源、张华飞、罗佩金三位同学，到日本友人小石川的私邸去拜访孙中山，经过这次直接交谈，他崇敬孙中山之心情益增。一九〇六年十二月的一天，东京华侨在神田俱乐部（富士见楼）开大会，请孙中山演讲，消息传出，前来听讲的人极多。因为当时华侨中还有不少清皇朝的拥护者，所以李烈钧极担心孙中山的安全，和一些同学自动相约，混在听众中察看动静，防止有人暗算。

① 《李烈钧将军自传》，三户图书社一九四四年八月版，第五页。

② 尾崎秀树：《历史与人物》，中央公论社版。